



今年母亲节,袁德珍捐献了脑死亡儿子的器官。

记者面对面采访了她——

「义举妈妈」: 儿子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

深圳平湖,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来,斑斑点点地定格在袁德珍手中的照片上。照片上的小男孩是袁德珍的儿子田干,阳光可爱,一双大眼睛仿佛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。

袁德珍用手抚摸着儿子,目光暖暖的、柔柔的。儿子车祸后昏迷不醒,她天天守着儿子,盼着奇迹出现——儿

子能醒来再喊声“妈妈”。

得知儿子脑死亡后,她的心碎了——忍着巨大的悲痛选择了放弃治疗,并替儿子捐出所有器官。

袁德珍做出了这辈子中最重要的选择,她说,替儿子做捐献器官的决定,很痛苦,也很艰难,但并不后悔。因为那是正确的选择,儿子会同意的。



■ 11岁的田干很阳光(生前照片)



■ 袁德珍(左)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时用了3个小时

图 高敏

本报驻深圳记者 于明山

苦守4个月祈祷奇迹出现

又黑又瘦,满脸倦容和憔悴。上周记者见到袁德珍,能感到一连串的不幸带给她的身心创伤和磨难。

袁德珍今年40岁,贵州省沿河县人。6年前,她和丈夫来到深圳,她从事家政工作,丈夫在工厂里打工。生活不富裕,一家5口倒也其乐融融。

一场车祸,家破,人亡,心碎。今年1月,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,从被送入ICU病房那天起,两个人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每天下午3时的探视时间,袁德珍总是病房里最忙碌的人,一会儿跟丈夫说话,一会儿跟儿子聊天,盼着奇迹能够发生。

丈夫因多器官衰竭离开人世,田干被诊断为脑死亡,只能依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。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费用极其昂贵,自从丈夫和儿子入院来,已举债数十万元。继续治疗下去,结果是“人财两空”。医生和亲朋好友多次好言相劝,希望袁德珍放弃治疗。

“他像个小男子汉一样,凡事都要照顾我。”在3个孩子中,11岁的田干最小,在深圳上小学三年级,学习成绩不错,乖巧懂事,袁德珍对他疼爱有加。

看到小儿子安睡在病床上,袁德珍心想,只要还有一丝希望,不管付出什么都不放弃。她买了张简易床,睡在重症监护室过道,时刻守候着与死神搏斗的小儿子。4个多月,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,瘦了12斤。

一个个不眠之夜,袁德珍在医院走廊里祈祷着奇迹出现。

替儿签字捐器官心如刀割

“头都睡烂了。”每次去医院看儿子,感觉到他的生命正在悄然流逝。

苦撑4个月,花费60多万元,奇迹还是没有发生。袁德珍感到再也撑不下去。

得知儿子随时可能离开人世,袁德珍定下神来,和家人商量后,决定放弃继续治疗。

报纸上一条器官捐献的新闻引起袁德珍的注

意。女大学生黄圆圆因煤气中毒导致脑死亡,最后父母将女儿的器官全部捐献出来,黄圆圆恰好曾和儿子住在同一间病房。

袁德珍以前对器官捐献并无多少了解,询问了主治医生后,她动了心。那一夜,她想了很多。再坚持下去,儿子可能也和丈夫一样,火化后只剩下骨灰。如果让儿子有用的器官去救别人,就会觉得儿子还在这个世界上,以后的日子里也有一份牵挂……

袁德珍做出了这辈子最艰难的一个选择,替儿子捐献器官,让儿子继续“活着”。

袁德珍的决定,让医生们感动不已。不放弃治疗,几乎所有母亲都会毫不犹豫,但儿子去世后捐献他的器官,能这样做的母亲太少了。

5月9日,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来到医院,带来器官捐献志愿书。手拿器官捐献书,袁德珍犹豫了很久,好几次想签字却下不了笔,不停地“我再考虑考虑”。袁德珍有些动摇,觉得一旦签了字,好像孩子就会马上离世,不签字可能还会拖几天,真是心如刀割。

犹豫再三,忍着悲痛,袁德珍最终还是在肝脏、胰脏、十二指肠、肾脏、眼角膜、遗体等项目打了勾。

“她有捐献的意愿,但要下定决心签字,这的确很艰难。整个过程用了3个多小时。”高敏说,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时,袁德珍写上几笔便停下来,其间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从袁德珍手里接过捐献书时,感到她紧紧抓着,抽了几次才松手。

替儿子签好器官捐献志愿书后袁德珍说:“我想儿子也会愿意的,他是善良的孩子。”

母亲节“儿子真的没了”

5月11日,田干被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。袁德珍送小儿子去广州,她最后的一段路特别漫长。想到此去就是永别,她不停地摸儿子的脸,哭了一路。陪同人员为之动容。

13日是母亲节,袁德珍却在这一天永远失去了小儿子。田干的遗体以及多个器官捐献了出来,给更多的人带去生的希望。

刚到广州的医院,田干的器官开始衰竭,呼吸机

也不能维持了,必须马上手术取出器官。手术前,袁德珍一直拉着儿子的手,哭得撕心裂肺。手术期间,她蜷缩在手术室附近的椅子上昏睡。手术室门打开的那一刻,她一下子惊醒了,“儿子是真的没了”。

田干的肝脏、胰脏、十二指肠等多个脏器,移植给了一名患糖尿病和肝硬化的成年患者。眼角膜帮助一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,两个肾脏帮助两名患者重获健康,这也是全国首个儿童捐献多器官给成人的成功案例。

一个孩子拯救了4个成人,田干的生命还在延续。袁德珍的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,称她为“义举妈妈”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教授说,医护人员都觉得这位母亲非常伟大。

4个陌生人因为田干而获救,袁德珍很欣慰。最让她心安的是,儿子很喜欢电脑,老是嚷着要买,怕耽误他学习,一直没同意,现在他的角膜移植给了别人,以后不仅可看电脑,还可以看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要和两个孩子坚强活下去

送走儿子后,袁德珍白天不敢出门,怕看到外面的小孩会难过。晚上一直睡不好,每天至少到凌晨二三点才能睡着,五六点就醒了。

有一次去照相馆洗印儿子的照片,回家路上,越看照片就越想儿子,越想越难过,蹲在马路边哭了一阵子,回到家又大哭了一场。

“很痛苦,但并不后悔,因为我觉得那是正确选择。”在袁德珍的心中,儿子还没有走,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,这让她感到安慰。

“消除痛苦需要时间,我还有两个孩子。当初最难过的时候,就想还有上初三的女儿和上初一的大儿子要抚养。没有他们,我肯定撑不下去。”袁德珍准备过几天就回老家。

丈夫走了,一人带两个孩子,今后的生活一定很艰难。有件事令她有所顾虑,两个孩子支持她捐献弟弟器官,但老家讲究人死要留全尸,不知道什么是器官捐献,更没有人这样做过,会不会有人说“风凉话”?

袁德珍说,不管多困难,会跟孩子们坚强活下去,还要两个孩子好好读书。(本报深圳今日电)

【记者手记】

伟大的母爱感天动地

袁德珍文化水平不高,也不善于表达,提起儿子又不时伤心流泪,采访进行得不顺利,用了两天才完成。

一个识字不多、对器官捐献不甚了解的农村妇女,在母亲节这一天,捐出儿子的全部器官,为的是能让儿子在别人的身上“活”下去,理由真挚而淳朴。

扪心自问,如果是我,也能做到吗?我有些犹豫。因为器官捐献,不仅需要勇气,还要有超越寻常的大爱。袁德珍的选择,是伟大的母爱,感天动地。

感动之余是心情沉重。袁德珍说会坚强地活

下去,但语气和神情有些无助与迷茫。可以想象,一个农村妇女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,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的“风言风语”,今后的日子真的有些艰难。

或许我们做不到器官捐献,但可以伸出援手,帮袁德珍一把,给这位在母亲节没有收到儿子的礼物,却捐出儿子全部器官的母亲送去爱心,哪怕是一句祝福和鼓励。让好心有好报,让爱心结善果。

一个好消息是,经过本报深圳记者站牵线搭桥,深圳一家社团“凤凰会”的负责人前去看望了袁德珍,送上一万元爱心款,并承诺愿意资助两个孩子上学,一直到大学毕业为止。

【焦点链接】

我国器官移植供需严重失衡,目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,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,供需比是1:150,大多数患者只能在焦急和漫长的等待中死去。

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在900万左右,像脑出血、交通事故等死亡人群,其器官较为适合进行移植使用,而这些类别的死亡者占死亡总数四成左右。理论而言,每年适合且能兑现器官捐赠的人数达到5万。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,很多人不愿死后捐献器官。同时,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,器官捐赠工作受到极大制约。目前,全国一年成功捐赠者不到百例。

器官移植供需严重失衡